

南海第一井

付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海

第一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海第一井/付饶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241-9

I. ①南… II. ①付…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33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宋 强

装帧设计 赵 迪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1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41-9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献给
海洋石油工业的奠基者们

“开发蓝色国土”的历史记录(代序)

□梁晓声

2013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付饶联系我,请我谈谈我与海油结缘的故事。他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看到1993年的《中国海洋石油报》报道,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当时的副总经理陈炳骞是我和李国文老师的老朋友。炳骞当时负责总公司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炳骞介绍说,海洋石油这支队伍的整体文化层次是相对高的,当时就有博士了。我们谈到,这支队伍像当年的大庆一样,有很多热爱文学、文艺的年轻人才,甚至比当年的大庆还要多。

这样的一支队伍工作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尤其在海上,他们既要有文化生活,也要有对自己和生活的艺术反映。当时确实有一些写书的人,每年会出不少报告文学,有一些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篇反映年轻的工人最初接触平台上新工作的情况:平台建成时还有很多外国专家指导,零件很多,外国专家以为他们不能很快地掌握。没想到我们的工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很多莫名其妙的零件用途烂熟于心了,还开展过类似“大比武”的比赛。可

以说,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各支队伍中的先进事迹、生活形态都通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加以反映了,还结集成册、成书。

当时,炳骞想要有一块自己的宣传园地,就找了我、李国文、叶楠三位作家探讨建报的事情。那时候炳骞希望这个报能建得快一些,更直接、更明白一些,新闻出版总署批起来程序也快一些。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海洋石油报》,在1993年9月29日的《中国海洋石油报》试刊号上,就有我的一篇散文《我之呐喊》。后来我又陆续在《中国海洋石油报》发表了十余篇稿件,包括《人类应当学会欣赏海洋》《向“为祖国献石油”的人们致敬》等。

我认为,付饶的这本《南海第一井》也是海洋石油员工文艺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蓝色国土”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报》擎起的第一面旗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参与了“蓝色国土”征文的组织和评审工作。事实上当时我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海洋是我们的“国土”,而且当时就已经提出要纠正我们中国人对于海疆长年来不全面的认识。“国土”是相对于“海岸线”来说的。我们原来认为,陆地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土”,只要没有踏上“陆地”,便不算侵犯一个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有“海疆”这个意识了。我们那时对“海疆”开始重视了,但是国人了解的并不多。因此我们就想到要把“海疆领域”也是我们国土的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确立起来,并且要让国人都知道。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考虑要确定“蓝色国土”的意识。当时中国海洋石油的王彦总经理、陈炳骞副总经理等达成了一致的想法,也将这些讨论的结果向中央同志汇报过。我个人觉得,由于在海疆前沿工作,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我们中国最先敏感意识到三个问题：第一，海洋是国土；第二，海平面下面有能源；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可能由于能源的问题和周边的国家有一些摩擦，外交上会有举措。当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如果那时外交上不做这种举措的话，会拖得旷日持久，后来会比较难办。这个思想当时都是有的。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征文的时候，不仅是讨论文学问题，我们面前是有地图的，而且看着地图已经谈到今天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同志们当时就跟我们讲过，哪里哪里本来就是我们的，谈得特别激烈、激动，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浓厚的爱国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后来一直关注“蓝色国土”这个概念，但是心里也比较清楚这不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事，它一定是国家理念、外交行为，甚至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才能保卫、开发好的。我觉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目前挺好的提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就释放出一个信号：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班子对海洋问题十分重视。

某些“蓝色国土”本来属于我们的国土范围，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一点上关注的年轻人还是不少的，从网上都能看到。但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本身为争取开发“蓝色国土”的正当权益做了哪些努力，这方面年轻人就知道的相对比较少。而且有时候社会舆论对国企也有一些不理解。

不宣传，国人也不知大庆；不宣传，国人也不知有大庆精神。注

重宣传总结才能使更多的国人了解。海洋石油工业的开端虽然与大庆艰苦创业的过程不一样,但我觉得也是付出了很大艰辛努力的。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样的一支队伍。这就像中国最初海军的诞生一样,可以做同样比喻。

海洋石油工业科技含量高、风险高、投入高,勘测比在陆地上复杂多了,台风、海冰……还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环境。我一直想去海上平台看一看,但遗憾一直没有去成。想来在平台上的生活比在岛屿还困难,平台甲板只有篮球场这么大,而且又分几层,非常复杂。

付饶的这本《南海第一井》,对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追根溯源,具有科普的价值。尤为宝贵的是,首先,他挖掘出了作为一线的海上石油尖兵,他们所经历过的海疆上的摩擦,让国人了解细节;第二,这本书满足了海油员工对文化的诉求。人有一个普遍的共性,那就是对与自己事业有关的作品会更敏感。付饶涌动着作为海洋石油员工的“由我来反映”的冲动。我们恐怕要多为这样的人提供机会和平台,这样他们才会有“终于有我们自己的人写我们自己的事儿了”的满足,客观上也能达到让外界来了解海油的目的。

我写过一些知青文学,也有一些媒体让我谈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向知青年代的年轻人学习什么。我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时代本身也很焦虑。当然这不只是中国的现象,目前世界也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付饶作为当下的年轻人,他的焦虑其实也是多层面的——他自身生活、工作的焦虑;他受整个国家环境的影响,替国焦虑。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事实上,文化本身能够消解这种焦虑,使它变成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的一个途径。消解这种焦虑还

有一点特别重要,它使人和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同事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还可能是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消灭人心里的焦虑就是消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能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各个时代的青年有各个时代不同的压力,形式不同而已。写实文学本身以后会变成散发式的,会写到生活态度、生活情趣、生活质量观、幸福观等等,会朝着一个大散文的方向开发。



著名作家梁晓声与作者

目 录

“开发蓝色国土”的历史记录(代序) 梁晓声 1

引子 1

第一章 发现油气苗 12

第二章 再下莺歌海 44

第三章 “集团军”上马 55

第四章 在莺歌海抱个金娃娃 87

第五章 痛苦的选择 120

第六章 重上南海 127

第七章 西沙海战 152

第八章 新的时代 165

第九章 大练兵 188

第十章 走向开放 196

第十一章 “爪哇海”号 224

第十二章 春天来了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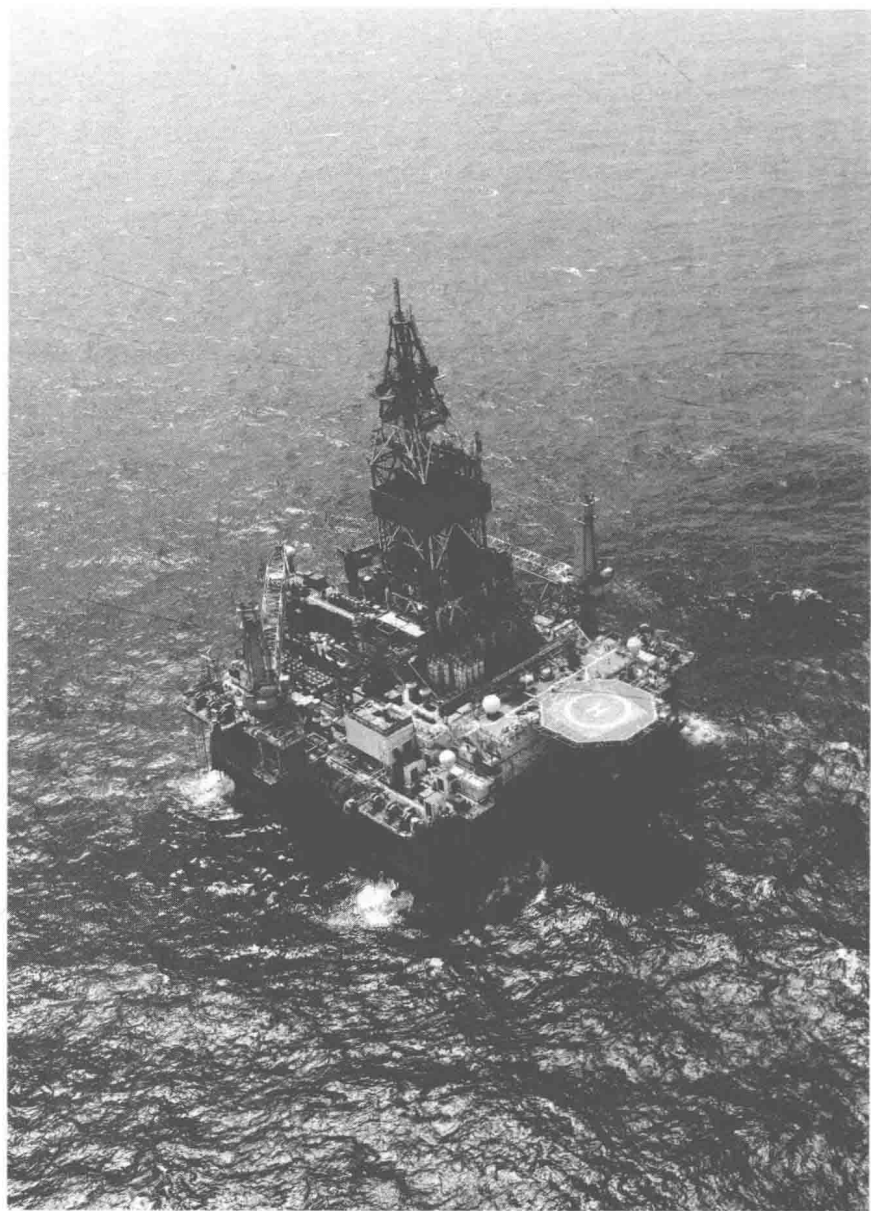
尾声 274

后记:一个海油新人的感言 付 饶 277

引 子

2012年深秋的一天,凌晨五点多,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像一艘航空母舰载着钢铁巨塔,岿然挺立在浩瀚无垠的南中国海中。朝霞为它 48 层楼高的身躯镀上了神圣的金光。“海洋石油 981”的四条“腿”稳稳地扎在两条小型潜艇一般的“浮式定位系统”上。它四周的海水由于深达千余米,颜色近乎黑色。这天,浪、涌都不大,风也小,大海没有声息,愈显神秘。顷刻,红艳艳的太阳从远处弯曲的海岸线上喷薄而出,比太阳更红的,是“海洋石油 981”钻塔顶端的五星红旗。

轰鸣的螺旋桨声打破了寂静。从深圳起飞的“B-7960”号“海豚”直升机,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海洋石油 981”平台的写着黄色字母“H”的绿色停机坪上。直升机停稳后,机舱门缓缓开启,一位银发老者拄着拐杖出舱。天已微凉,海上又有风,他穿了薄夹克,夹克外面是乘坐直升机必须佩戴的安全带——在直升机上,不仅座位上有安全带,还要另外穿一套,以达到“双保险”。他的头上,还戴着防噪音的耳罩。已在停机坪等候的年轻钻井工人们身穿印有“COSL”(中海油服标志)的红色连体工服,迎上前去。老人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钻塔,又望了望工人们,饱含沧桑的双眼中闪



俯瞰“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

出欣喜。

“钟总，请戴好安全帽和防风眼镜。”一位中年人从迎接人群中走出来，向老者喊道——螺旋桨的噪声太大了，不喊听不见。中年人是平台经理邓明川。他第一个动作不是握手寒暄，而是帮助老者取下头上的耳罩、身上的安全带，同时为他佩戴安全护具——安全帽、防风眼镜、耳塞。这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安全“行规”。邓明川口中的“钟总”，就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奠基者之一钟文彦。

钟文彦已经对“海洋石油 981”很熟悉了。四年前，当它还是一座模型的时候，已经离休的钟文彦就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拿来给自己介绍。

“作业水深可达 3000 米，钻井深度超过 10000 米。这意味着中国的 981 有能力在世界 98% 以上的海域开采石油！”听到这组数据，钟文彦欣慰地点点头。不过，旋即他又问了工作人员他特别关注的问题：“981 在深海中是浮在水面作业的，它能抗多少级台风？内波流来了怎么办？”钟文彦搞了一辈子海洋石油，深知南海海况的险恶：台风频繁，滔天巨浪排山倒海。海底地势陡峭，即使看似风平浪静，海面下也可能暗藏着湍急的内波流。工作人员汇报道：“981 平台在世界上第一次采用了 200 年一遇的风浪参数，加上南海内波作为设计条件，第一次采用了 300 米作业水深范围 DPS3 定位系统和 9 项国内首创的成果，台风和内波流奈何不了它！981 还采用了最先进的水下防喷器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自动关闭井口，会将溢油污染的风险降到最低。”听到这些话，钟文彦的表情才完全舒展开，欣喜道：“想不到我还能亲眼看到我们自己有这么先进的钻井设备，想



“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

不到当年的梦想这么快就能实现。”

2010年，“海洋石油 981”从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出坞，钟老身体欠安，没能亲临现场。2012年5月，“海洋石油 981”在南海深海开钻，钟老从电视上看到直播画面，非常激动。这时他身体已无大碍，就萌生了到我们的“流动国土”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到了10月，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以一名老党员、“老海油”的身份提笔给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党组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党组织：

我是海油的一个老兵。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来到石油战线。从海南岛莺歌海的“战场”到渤海中的“战场”，一南一北，我参与了我国开采石油从陆地走向海上的过程；70年代，我还主持了我们在西沙永兴岛打“政治井”，与海军一起击碎了南越占领我国西沙岛礁的企图；80年代，我又经历了海洋石油工业开展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如果说2010年我国建成“海上大庆”实现了海洋石油工业第一次跨越，最近“海洋石油981”的南海开钻，让我看到了海洋石油又迈开了第二次跨越的步伐。

然而，最近在报上看到的一些材料，让我有了新的思索。我将这些材料摘录如下：

“近年来，全球新增探明油气储量的41%来自深水，而南海丰富的油气藏有望成为我国战略性的能源接替领域。资料显示，我国南海石油地质储量约230亿至300亿吨，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其中70%蕴藏于深海区域。……”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2012年6月25日登出公告，宣布将对南海海域的部分区域进行对外联合油气资源开发，并公开对外招标。这9个开放区块位于中建南盆地、万安盆地东北部和南薇西盆地北部……”

“2012年7月24日上午10时40分，在西沙永兴岛，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2012年8月3日发布报告称，2012

年上半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4%,较2011年又上升2.1个百分点。”

在我们国家的南海打井,不仅能缓解我国对“洋油”的依赖,更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此时此刻,我很激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我们的“海洋石油981”走走看看,去给年轻的孩子们讲讲我们老一辈海洋石油人的故事,鼓舞鼓舞士气!

希望党组织郑重考虑我的申请!

海洋石油老兵:钟文彦

“老兵”钟文彦其实是“将军”。他离休前曾经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这艘大船的“船长”。他的这封简短却言辞恳切的信自然得到了中国海油总公司党组的重视。在一次党组会上,党组成员们慎重研究,综合评估了钟老的身体状况和“海洋石油981”的作业情况,同意了钟老的申请。

此刻,正在南海作业的“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上,钟文彦由各位年轻的海洋石油工人簇拥着,从平台的“VIP通道”走向了平台安全教育室。安全教育室是中国海油每艘船、每个平台上都有的配置,任何上船、上平台的人,无论地位多高,是何身份,都一定要先接受安全培训。已经接受过无数次安全培训的钟文彦也不例外,但他每次都能留意到一些细节,这次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两个方面:如果把“海洋石油981”放在天安门上空,它锚泊定位系统的锚链可以伸展到北京的六环;“海洋石油981”的动力定位系统可以保证它在200

年一遇的台风中岿然不动。

接受完安全培训,钟老跟着邓明川坐电梯来到了位于底层甲板的餐厅。在这里,早已坐满了50多位轮休的海油工人。与我国各海域所有的钻井平台、采油平台一样,“海洋石油981”上的作业是24小时不间断的。12小时一个班,两班倒。他们是28天一个“海班”,也就是说要连续工作28天,才能有20余天时间回到陆地。当然这20余天陆地生活不全是假期,还包括培训等等。之后再回到海上工作28天,周而复始。

听说具有传奇经历的钟老要来平台看望大家,轮休的工人们全部放弃了休息来见他。会议室太小坐不下,大家才转移到平台餐厅。

钟老来到大家面前,环视一周,发现了不少“洋面孔”。这些外籍人员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工人,因此平台上也是英语和汉语双语工作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洋石油对外合作过程中,美国、挪威、法国、日本都留下过钟老的足迹。他在谈判桌上风度翩翩而不让国家利益,在参观考察时虚心请教又不失国格,在国外监造、购买海洋工程装备时据理力争力求“双赢”,这些早已让钟老的美名传遍世界知名石油公司。“海洋石油981”上的外籍的工作人员也久仰钟老大名。

钟老看到前排坐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就用英语和他打招呼并问他来自哪里。没想到小伙子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他:“我叫安东尼,来自美国。”钟老考了他一个问题:“石油最早是哪个国家开始开发的?”安东尼自信地说:“美国人和俄国人分别于1859年和